



比喻的认知功能

发布日期：2006-6-9 16:16:39 作者：聂焱

聂焱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 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比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其认知功能有四：1. 开辟认识世界的新途径；2. 扩大人类的认识视野；3. 加强认识深度，创造新的思想；4. 是提供类推证明、揭示事理的手段。

关键词：比喻；思维；认知功能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2-0044-06

一、引言

比喻是一种古老而富有生命力且用途十分广泛的传统修辞手法，它说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绘物则物态宛然，抒情则情意盎然，素为人们所青睐，被誉为辞格中的“巨无霸”。但比喻仅仅是修辞方式吗？不，它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作为“方式”，比喻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用于语言表达，还能用于各种艺术表现，用于汉字创造、用于梦的解析等。作为修辞方式，比喻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为终极目的，“用同甲对象本质不同而又有相似之处的乙对象来描写、说明、灵化、强化甲对象”[1]；其效果同言语主旨、语体、语境、交际者、交际方式等因素的和谐度成正比；是一种具有审美属性的表达形式。作为思维方式，比喻是人类感知、思考、认识宇宙万象和人自身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就是采用“通过同甲对象本质不同而又有相似之处的乙对象来婉转曲折地认识甲对象”的方法进行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心理行为方式，它具有工具性意义和心理属性。比喻思维的具体形态就是联想和想象。而且比喻还更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比喻是将乙对象的意象图式投射到甲对象身上，通过概念转化、语义转移或语义映射以达到把握、认知甲对象的目的。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认知功能可以说是比喻的本质属性。

二、比喻认知功能研究举要

对比喻的认知功能，古今中外都有人论及，在此举要介绍：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说：“灵巧地使用隐喻的能力意味着对相似的一种顿悟。”又在《修辞学》中说：“只有从隐喻中我们才能最好地把握新鲜事物。”这里的“对相似的顿悟”、“把握新鲜事物”都指的是对事物的认知。在论述隐喻的风格装饰功能时，亚氏也指出了隐喻的认知作用，认为可以用隐喻法给没有名称的事物起名称，如撒种子叫散播，而太阳撒光线却没有名称，但“撒”与“阳光”的关系和“散播”与“种子”的关系相似，因此，也就可以用“散播”来称说“阳光”，就有“散播神造的阳光”一语。用已知表达未知，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正是隐喻的认知作用。亚氏还从隐喻的接受角度论及了隐喻的认知作用。他认为隐喻能让人“有所领悟，有所认识”，能让人最好地把握新鲜事物、抓住新思想。如诗人用“残梗”来隐喻“老年”，就表达了对逝去的一种感伤的新思想。他说，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2]。人们认为，亚里斯多德只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比喻的功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上述可以看出，亚氏不仅研究比喻的修辞功能，也研究比喻的认知功能；不仅从运用的角度，而且还从接受的角度研究比喻的认知功能，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比喻有认知功能”而已。

在中国古代，其实有许多观点也是从认知的角度看待比喻功能的。刘向在《说苑·善说》里说：“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也。’惠子曰：‘夫说者，固使人知之。今王‘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王符《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墨子·小取》：“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

以上“使人知之”、“假物之然否以彰之”、“举也（他）物而以明之”、“引他事物以显之”等说法，都涉及到了比喻的认知功能，可见，我国古人、近人也早就意识到了比喻具有认知功能，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20世纪，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国外对隐喻的认知功能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温格瑞尔说：“隐喻和换喻是把抽象范畴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3]（114）利科认为，隐喻通过范畴错误将两个既相似又不相似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人知觉到某种新的东西。Lakoff 和Johnson认为，隐喻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隐喻被定义为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Schon等学者说，隐喻能提供观察世界的新方法、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角度，隐喻的另一个认知功能是创造新的意义、表达出新的思想。英国人泰伦斯·霍克斯认为：“隐喻绝不是打扮事实的、怪异的‘装饰’。它是一种体验事实的方式，它是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是对于真理的一种想象性的体现”[4]（69）；“因为通向真实的唯一途径就是隐喻”、“隐喻就是真实”[4]（163）等等。不管说隐喻“可以使人知觉到某种新的东西”，还是它为“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抑或是“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对于真理的一种想象性的体现”等，一言以蔽之：隐喻具有认知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对比喻功能的研究从修辞功能扩展到认知功能，认为比喻不仅是语言表达手段，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如束定芳曾从四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过隐喻的认知功能，认为：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是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可作为认识事物的新视角；可作为类推说理的手段[5]。袁梅从两个方面简明而概括地揭示了隐喻在认知功能上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其一，隐喻是一种极具弹性、容量极大的方便法门，借着创造新奇的语义内涵，使语言符号获得新鲜感和多义性，独特而有效地达到认知目的。其二，隐喻是一种浓缩的速记，索物取象，比理附意，可将许多性质立刻归于一个物体。为了方便或提高趣味起见，隐喻不但经常采取经济简洁的表述方式，而且喻体与喻旨的联结复杂多面，或是执着于理智的缀合、思想的熔铸，或是让位于情感体验的穿透，审美感兴的浸润不具确定性。在常态的认知意义被破坏后，隐喻的“只言片语”，既可以展现已知信息，及时复活事物间旧有的联系，又可以真正反映出脑中的意象，独特地类比出意想不到的崭新喻义，还可以瞬间诱发激情，使人们获得强而有力的情绪上的意义，隐喻认知具备创造性思维所具有的全部的立体的洞察力[6]。陈汝东则认为，比喻的认知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有助于修辞者对思维对象认识的深化；有助于话语理解者对认知对象理解的深化；有助于对真理的揭示[7]（481）。可见，对比喻认知功能的研究，迄今为止，国人不但继承了中国古人的思想，而且借鉴了国外学者的方法和观念，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比喻的认知功能

认知（cognition）是人对于客观万象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心理活动，无论对建构话语还是理解话语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比喻作为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参与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具有认知功能。我们以为比喻的认知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开辟认识世界的新途径

对比喻的要求是，既凡喻必以非类，又非类必具可比，这就决定了比喻认知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两个不同语义领域的相互作用或互动。这种“互动”既有对立性，又有同一性。对立性是指比喻的本体和喻体是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对象，同一性是指两个不同领域的对象具有相似性。使跨领域的“既对立又同一”的对象互动，就能通过乙对象认知甲对象。这是认识世界的一条新途径。这种新途径的开辟过程是：

首先，使不同领域相互关联、投射映现。人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是借此言彼，借已知理解未知，由异悟同，运用比喻的过程也是这样的过程。比喻的生成是建立在我们对各种知识的把握和对世界的身心体验上。比喻的认知方式就是“通过把不同的认知领域相互联系起来，刺激、导引认知主体采取有效的认知策略，唤醒记忆储存与知觉表象，调动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展开敏锐的对比与推理，将某一领域的知识、经验投射映现到另一个领域，用熟悉具体的经验结构去说明阐释陌生抽象的经验域，并由此引起相应的情绪体验，最终达到对要认知的目标领域的事物做出正确的识别、判断与评价的认知目的”[6]。如“书本就像降落伞，打开来才能发挥作用”。“书本”同“降落伞”是两个不同认知领域的东西，但认知主体却利用联想使二者相互关联，并将“降落伞”的意象图式投到“书本”上。如何才能使降落伞发挥作用，这是人们都熟知的——“打开来”，如何才能使书本发挥作用呢？自然也是只有“打开”（即钻研、掌握其中的知识）。这样，通过“降落伞”最终达到了对“书本”的评价与认知。

其次，运用想象和联想发现和重建不同事物间的相似性联系。一般情况下，比喻的相似点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本质不同的两类事物在某方面的共性反映。这种共性，或是事物间外部表象的“形似”，或是事物间内部本质的“神似”。从“异”中把握“同”是人类认知机制的重要机能。对比喻意义的推知过程就是对所类比事物从异中求同的过程，也就是发现和重建不同事物间的相似性联系的过程。例如“露似珍珠月似银”，“露一珍珠”、“月一银”都是本质不同的事物，但是人们通过联想和想象，发现了露珠和珍珠之间在外形上有圆滑、润泽、晶莹的共性，月光和银子的颜色有相同之处，于是重建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联系。还有一种情况是物理世界中不存在任何客观的相似之处的两对象，由于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通过相似联想，从而建立起了有相似性的新的比喻关系。如“她有魔鬼般的美貌”，“美貌”本指“美丽的容貌”，“魔鬼”指的是宗教或神话传说里迷惑人、害人性命的鬼怪，又比喻邪恶的人或势力，二者在能指上完全是矛盾对立的。但是“魔鬼”在这里的所指却不是“迷惑人、害人性命的鬼怪”或“邪恶的人或势力”，而是由言语主体的心理联想引起的对该对象的另一种情感感受：容貌的奇异、魅惑、令人倾倒、不可征服等，这样一来，就使在物理世界中不存在任何客观相似之处的两对象有了心理上的相似之处，于是构成了比喻。“有时，喻体和喻旨之间的相似纯粹是主观意念性的，或者是民族、文

化习惯性的。例如，中国人用“二百五”、“十三点”喻称“心智愚钝、行为鲁莽的人”，而意大利则用“黄瓜”喻指“笨蛋”。“许多情况下，隐喻的形成与其说是因为相似，不如说是事物进入隐喻关系才迫使我们去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找出它们暗示出来的某种隐藏的关系——哪怕它们原本没有相似点。这就是隐喻重建语言相似性联系的力量。”[6] 认知语言学的比喻认知观认为，比喻首先是人们以一事物认识、理解、思考和表达另一事物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喻化性思维方式是被国际科学界和哲学界所公认的横向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同常规思维方法相比，它的明显优势是：具有非常规的发散性和跳跃性，思维的逻辑空间广阔，自由度高；能把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联系起来，因而在思维中能充分调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除此之外，还具有思维经济的特点。可见，它是具有开拓性、独创性、穿透力强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常规思维，它是人们所创造的认识世界的新方式，为人类认识世界开辟了新的思维途径。

（二）扩大人类的认识视野

用常规思维认识世界，其过程是：人对周围事物注意、观察、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事物之间的比较和联系，但这种比较和联系往往是物理世界中的，而且是理性的、事物本质性的；而用比喻式思维认识事物，其心理基础是联想和想象，因此，联想和想象的对象不仅与物理世界有关，还同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有很大关系。在用比喻思维认识世界时，人们是通过乙对象来认识甲对象，这甲乙两对象也许是有客观基础的，也许是毫无客观基础的，在更大程度上是以思维主体的主观情感为驱动力和导向的，因而是非理性的、主观的、情感性的。用常规思维——理性思维——认识世界，能把握世界的本质，用比喻这种非常规思维——情感思维、艺术思维——认识世界，不但也能把握世界，而且更能逼近世界的本质，正如英国哲学家泰伦斯·霍克斯所说，隐喻就是真实。

“理想”是什么？《辞海》：“①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性的想象。如：伟大理想。②符合希望的；使人满意的。如：十分理想；不够理想。”[8]（1213）含义①是一种指称，是一种心理现象，是名称；含义②是一种程度，是一种性状。这些解释都是从常规思维的角度对“理想”的理性认识，抽象而冷静。但诗人流沙河在诗歌《理想》中对“理想”的认知却另辟蹊径，以主观意志为驱动，用奔放的热情，大量运用联想和想象，将指称意义上的“理想”比喻为“石”、“火”、“灯”、“路”、“温饱”、“文明”、“安定”、“繁荣”、“珍珠”、“罗盘”、“船舶”、“海天相吻的弧线”、“闹钟”、“肥皂”等。用这种思维方式认识“理想”，“理想”就不是抽象的纯理性的“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性的想象”，而是具体的、形象的、融入了认知者对生活积累和多方切身体验的、情感的、丰富多彩而立体的“意象图式”。可见，“隐喻具有认知力，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新方法……透过隐喻，我们可以从另一种角度认识世界”[9]。因此，比喻性思维的运用，给人们认识世界增添了一条新途径，无疑，它扩大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视野。

（三）加强认识深度，创造新的思想

话语是思维结果的呈现。但语言是抽象的，语言同思维又是异质的；话语是线性的，认知对象又是立体的；表达者的话语建构总是受其动机驱使的。由于这些原因，为达到表达目的——使听读者容易接受并理解自己的思想，表达者必然要努力使反映思维结果的话语形态具有直观、具体、形象的特点，于是就必然会运用喻化思维。而运用喻化思维的结果，并不仅仅能使听读者容易接受和理解自己的思想，与此同时，还能加强认识深度，创造新的思想。如：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岭，如决大川，如奔骐驎；其光也，如杲，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众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濇乎其如叹，逸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姚鼐《复鲁絮非书》）

这是桐城派主要人物姚鼐论文章之阳刚与阴柔之美的话语，他想要呈现给听读者的是阳刚之文与阴柔之文的美质特点，要把其立体的美质特点通过线性话语表达出来，必然要借助于听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否则听读者是难以具体感知文章之阳刚与阴柔之美的，为此，作者在自己的已有经验中选寻出与认知对象的不同侧面相应的立体形象——与阳刚之美相应的立体形象，作者所筛选的与认知对象相应的这一系列意象图式或为事物、或为动作、或为状态，它们与认知对象构成了一系列比喻。在构成比喻的想象和联想的过程中，修辞者超越了不同认知域的界限，从一个认知域跨越到了另一个认知域，使本不相关的不同对象在思维中相互联系，产生相互映射，这样，就不仅使修辞者加深了对所要表达对象的认识深度，而且听读者也很容易从认知储备中提取与修辞者的话语意象对应的形象，从而在其心理上产生相应的表象，于是，也就促使了话语理解者对认知对象理解的深化，而且更有利于实现交际双方的信息交流。

从比喻生成的结果看，它总是在两个不同思想中形成的。比喻故意以一种对象反映另一种对象，或通过一件事或经历去理解另一件事或经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偏离现象。比喻以其“离异”特性改变一个概念范畴进而改变了原来的整个认识秩序。概念范畴的改变，就是范畴间的转换，转换本身就是一种偏离，偏离是对原有分类框架的颠覆和重建，它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创造新的语义或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比喻打破了原来的秩序体系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不同范畴的重构正是发现逻辑的动力和手段。可见，比喻绝不是语言的装饰品，而是提供新的信息和富有创造力的一种法式，因为它对现实进行重新描写。

比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在科学发展尤其是在当代科学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愈来愈多的科

学家和哲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评价,赋予其以科学方法的地位,被视为现代科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之一。这是因为比喻在现代科学进步中提供了一系列成功范例,有力地证明了比喻在科学探索和科学发展中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如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时,提出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新概念和新理论,通过比喻思维方式,把本是指人的一种合目的性的活动——“选择”,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自然物种进化机制作出解释,提示出了自然物种进化的动力机制和客观规律。马克思在分析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借用了“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工程学概念为喻体,来揭示社会关系组成部分的层次结构,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心理学谈论神经模式(neural pattern),把神经系统想象成一种复杂的道路网络(主干道、岔路、小路等等),有些路经常被走(旧思想和反应),有些不大有人走(新思想);20年后,神经系统被想象成一种复杂的电话式组织结构,信息通过主交换机传达到有机体的各个部位。60年代,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把人类神经系统想象成一种由电子装置控制的模仿生命的自动机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也可以说是不同语言隐喻的更替。19世纪末,历史比较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生物体,有生老衰死过程的有机体。本世纪(案:指20世纪)初,索绪尔把语言系统看作一种棋盘,个体的价值取决于在系统中与其他个体的关系。在50年代后期,Chomsky把语言能力看作是一种发展蓝图等等。”[10]

柏拉图曾断言,人类将永远不可能看到真正的世界。人类的认知能力不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还受到自身感觉器官结构的限制;人类的经历毕竟相当有限,而且具有证伪性。因此,人类要认知周围的世界,探索未知的领域,就需要借助已知的概念和已知的概念系统,并将此映射到未知的领域,以获得新的知识和理解。于是在科学思维中,在对新概念的探索和阐述中,比喻就必然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并生发其特有的一些功能和作用,那就是:沟通和推广不同研究领域或学科之间的知识;构建科学新概念、整合科学新理论;发挥科学启发和解释功能。

(四) 提供类推证明、揭示事理的手段

比喻是在大异之间求似。评价一个比喻只有贴切与否之分,而无科学上的正误是非之别,就此而言,比喻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经不起理性眼光的审视和批判。正因如此,比喻就只有说明的作用,而不具备证明的功能,在哲学上是如此,科学上也是这样。然而,人们却往往堂而皇之地把它当作一种有效的证明方法。

把比喻当作一种证明方法,往往是在说理、交谈和辩说中。这是因为说理、交谈和辩说为了说服人,固然必须有充分的说服力,但说服力和论证性又不能等同。说服力除了包括逻辑上的论证之外,还深受辩说氛围、辩说者的举止风度、语言风格等非逻辑因素的影响。在实际辩说中,并不需要严密繁琐的逻辑论证,而要求直观有效的辩说手法,比喻的形象性、生动性恰好投合了这一需要。因此在说理和论辩性话语中运用比喻,往往会产生用其他方法不能达到的奇妙效果,其“证明”的观点、揭示的事理,确实能使普通公众乐于接受。

总概全文,比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其认知功能体现在:1.开辟了认识世界的新途径;2.扩大了人类的认识视野;3.能加强认识深度,创造新的思想;4.提供了类推证明、揭示事理的手段。

(本文为2005年宁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比喻新论》之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聂焱. 比喻四法——也谈比喻的定义和分类 [J]. 固原师专学报, 1991(2).
- [2] 赵毅, 花勇. 亚里斯多德的隐喻理论 [J]. 平顶山师专学报, 2000(2).
- [3] 温格瑞尔. 认知语言学入门 [M]. 上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语版), 2001.
- [4] [英] 泰伦斯·霍克斯. 隐喻 [M]. 穆南译. 北京: 北京文艺出版社, 1990.
- [5] 束定芳. 论隐喻的认知功能 [J]. 外语研究, 2001(2).
- [6] 袁梅. 论比喻认知的特性 [J]. 人文杂志, 2001(5).
- [7] 陈汝东. 认知修辞学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1.
- [8] 辞海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 [9] 杨信彰. 隐喻的两种解释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10).
- [10] 束定芳. 论隐喻产生的认知、心理和语言原因 [J]. 外语学刊, 2000(2).

【责任编辑刘茂海】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Figure of Speech

NIE Yan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Figure of spee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for human beings to cognize the world. It has four cognitive functions, such as new ways to know about the world;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human beings danyinghao

cognitive field of vision, to strengthen the profund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create some new thoughts, and to provide some ways of analogous identification and logic means.

Key words: figure of speech; thought; cognitive function

本网站由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维护制作

All copyright © 2005